

米易的時光

任林學



陽光越過安寧河右岸的山頭，似乎忘記了原有的路線和行進方式，一改直通通的照耀為漫溢，呈液態或氣態狀，順山勢而下，洶湧而又輕柔無聲地，注滿了蜿蜒逶迤的安寧河以及整個攀西大裂谷——

清晨，我站在米易縣城的顛頭龍橋之上，沐浴着這愜意而柔美的天光。彷彿感官和精神系統被一個神秘的程式從內到外同時改寫，不知不覺，整個人已變得愉悅、輕鬆、靈動和充盈起來。心中無限的感念和感激之情，像河面上輕揚的薄霧，隨風飄盪、游弋，但卻找不到生發的緣由和具體的傾訴方向。

突然有微風夾裹着神秘的幽香，一陣陣，輕拂過臉龐。我環顧四周，尋找幽香的出處。但見遠山如黛，近樹蒼青，一灣無色無香的流水從腳下直奔遠方。時節已近「立秋」，早已過了桃花如火、油菜似金、梨花賽雪的花季。香，不是花的味道，也不是流水的味道，看來只能是藏在暗處的時光的味道。

米易，古稱迷易。大約，時光走到米易時中了咒語，迷失了方向，索性就滯留下來；或者，只在某處原地打起了錨旋，錨旋打久了，竟成了一種固定的運行方式，哪裏也不想再去啦！

我是後來才迷戀上了那段米易的時光。

觀看米易的男孩、女孩們唱歌跳舞時，我便在那些美妙的身姿和歌聲中忘記了此身所來和明天的去向。之後又到了山上，在大片的梨園裏穿行，任壓彎枝頭的梨兒頻頻觸碰着額頭，也不忍伸手摘下一枚，怕那些甜蜜的時光就隱身於多汁多水的梨子裏，被我不經意地貪婪一口吞沒。然後，又去了山間的芒果園，看金燦燦的陽光凝成一枚枚流線型的固體，密密麻麻地垂掛於枝頭……

天色暗下來時，我看見天空有星星閃現，一顆、兩顆、三顆……一個接着一個像一個個雪亮的音符，從純黑的天幕跳出來。據說，當那些音符連成一片時，就構成了種種天象，像文字一樣昭然寫在天空。但我讀不懂，我只聽到自己的內部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異響。可能，是早就安放在我心中的那個「律」，拉響了鈴聲。

我該回去啦！也許，每個人人生下來都有命定的位置和使命，就像天上那些不可隨意竄動的星星。

臨行，我一邊躲在房間裏吃一隻親手摘下的金花雪梨，一邊生出了隱隱的擔憂。「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記得東晉虞喜的《志林》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對弈，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遂歸，鄉里已非矣。」真害怕我躲在米易的這幾天裏，山之外那狂風般呼嘯的時光洗劫了故地，再回到幾千里之遙的家，一切都已面目皆非——舊屋已空，小院荒蕪，親人們紛紛終老、離去……

秋爽姚船



地球加速暖化，氣候惡劣多變。今個夏天，北半球包括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絕大多數地區，都籠罩在酷熱中。室外氣溫，令人難以忍受。夏日喜歡到沙灘曬太陽的人，也因空氣質素叫苦連天。

踏入九月，在加拿大，習慣認為夏天已經結束。也是的，這幾天氣溫大致回復到攝氏二十度左右。早晨的風，輕輕的，帶點涼，柔柔地拂過你的臉龐，令人感到無限清爽快意。多美妙啊，初秋！熬過黑夜，始知黎明曙光可貴。經歷罕見暑熱，才覺涼爽秋風撩人。

清風徐徐，乍一個爽字了得。開學了，走向學校；上班了，走上馬路，那步履，因天氣的舒適變得輕盈；那心境，如藍天清澈，悠遊着朵朵白雲。大自然的賜予，純淨天然的風，是任何冷氣機都製造不出來的。

當然，在天公不作美時，人造冷氣是抵抗酷熱有效途徑之一。但過猶不及，倘若一味貪圖涼爽，不顧其他，結果可能是，一時暢快，惹來身體其他不適。整天呆在開大冷氣房間的人，容易出現「冷氣症候群」，感覺無精打采，食慾不振。有位朋友前些天缺席茶敘，我去電問候，又問為何大熱天感冒？原來他貪圖舒適，夜間嫌睡房冷氣不足，床邊加風扇勁吹，隔天喉嚨痛鼻塞，只能看醫生吃藥。

記得讀中學時，我在學校寄宿。是少年足球隊員，下午放學後參加訓練，結束時渾身熱騰騰濕漉漉。其他隊友背起書包回家，我返宿舍後提起鐵皮桶就往浴室奔。不取自來水，專打門前那口大井裏的水，進去淋頭盪盪潑下來，好不痛快淋漓。想不到不久，感到膝關節不舒服，到校醫室問診，才知道作俑者，正是令我一時感到格外爽快的冰涼井水。那小小的毛病，隨着年齡的長大逐漸擴張，一點點侵蝕肌體。也許今天的「老寒腿」，正是源自少年時的無知任性。

追求生活環境爽朗舒適，人之常情。社會上，有的人不單想到自己，還顧及別人，確實難能可貴。前些時，內地某地一位超市老闆，在大暑天不忍心一些家裏沒冷氣的鄰里受熱浪煎熬，決定讓人隨意到自己的超市納涼避暑。圖片可見，有的大媽坐在小凳上喝水聊天，有的大叔席地而坐正在玩紙牌，想必大家感到身體涼絲絲的爽意。

於商業角度而言，那幾天超市裏面閒雜人多，也不大雅觀，生意會受到一定影響。但在那位中年老闆心裏，看到有需要的人在享受冷氣時的愉悅表情，心裏一定覺得特別爽！

不久前，又有一則報道，看了卻令人很不爽。事緣一個男子，坐高鐵時佔了其他乘客靠窗位子。女乘客憑票要求他離開不果，請來乘務員和列車長也無濟於事。男人就是賴着不起身，要那位女乘客換他的位，要不就一直站着到終點。

事後這個男子被「起底」，竟是一個在讀博士生。真的侮辱斯文。為了貪圖一時視覺享受，不顧規章制度和公德，表現如此自私自利，不單使人不爽，更加不齒。

爽是一種很個性化的感受，但在追求上各有不同。能否在過程中不影響、傷害到其他人，卻是一個廣泛性的問題。這關乎到個人修養和胸懷，與學歷沒有絕對關係。我們的祖先在造字時很有智慧。「爽」字，由「一人」和四個叉「×」組成，那意思，警示我們，一個人，為達目的和享受，應三思而後行，先想一想，那些該做，那些不該做。

我為人人，讓全社會都爽起來

時間之始

祝勇



(三)

元朝的大明殿，在今天紫禁城西路慈寧宮的位置上

。包括大明殿在內的元朝三大殿，被改造成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壽（自南向北）三大殿（嘉靖時期又拆除仁壽宮，建慈寧宮，供太后居住。除《明實錄》等諸多文獻記載外，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於二〇一四年九月至十月、二〇一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對慈寧宮花園進行的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一點。）而今天武英殿前那條彎彎的御河，從前正是三大殿前的金水河。金水河上有三座青白石橋面、漢白玉栏杆的拱橋，那是燕王府的金水橋。三座金水橋中東側的一座保留到了今天，就是今天武英殿東的彩虹橋。（參見王子林：《元大內與紫禁城中軸線的東移》，原載《紫禁城》，二〇一七年第五期。根據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現場考古判斷，彩虹橋的建築年代應不早於明早期，參見徐海峰：《古橋一隅尋遺蹤》，原載《紫禁城》，二〇一七年第五期。）

朱棣曾與兄弟們一起回到中都祭祖，目睹過風陽紫禁城的壯麗雄渾。當朱元璋廢中都而建南京，朱棣更是目睹了南京紫禁城的巍巍浩蕩。但父親的這兩座城，都抵不過當年忽必烈的紫禁城，以至於朱元璋攻打下元大都以後，若不是考慮到「元人勢力仍潛留北方，現在就繼承其舊，尚不適宜」（單士元：《明代營建北京的四個時期》，見《單士元集》，第四卷《史論叢編》，第一冊，第一三六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北平建都。此刻，二十出頭的朱棣，成了這座舊宮殿的主人，目睹着這浩大宮殿的金黃燦爛、壯闊無邊，君臨天下的野心，或許就在這時勃然而生。

的確，在朱元璋的眾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一個。他在刀光劍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開創永樂時代資料圖片

影中長大，少年時隨將士們出征的經歷，錘打了他筋骨和內心，讓他變得風雨難侵。在朱元璋心裏，朱棣已經成為眾藩之首。但明朝實行嫡長子繼承制，翰林學士劉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明太宗實錄》，卷一。）

一話道破了朱棣的硬傷——在朱元璋的兒子中，朱棣不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棧和晉王朱櫓這兩個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碩妃，而不是朱棣後來讓史官們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馬皇后。在那個嫡長子繼承制的朝代，沒有正統嫡傳的身份，這幾乎是一條政治紅線，這宿命，是他從娘胎裏帶出來的，他的履歷，天生不合格。

因此，讓朱棣接班的念頭，在朱元璋心裏，只是打了個轉，就不見了蹤影。

但是，在朱元璋的心裏，朱棣依舊是有分量的。朱元璋死前不久，還在給朱棣的一封信裏說：

擴外安內，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周防邊患，義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

吾付託之意。（《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擴外安內，承擔這兩項重任，朱棣都是不二之選，而且，是諸王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率領諸王，抵禦邊患，安撫黎民。這是他發出的最後一道敕書了，幾天之後，朱元璋就突然撒手人寰。

太子朱標早亡，皇位傳給了朱標的長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長孫）朱允炆，史稱：建文帝。在久經沙場、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這個年輕望淺的大侄子，實在不是對手。

不知道朱棣對帝位的覬覦，有多少源自天性，又有多少得到了這大內宮殿的助長。站在元故宮裏，站在帝國北方遼闊的天際線下，那曾經屬於蒙古人的視野，不只帶給他巨大的空間感，也鼓起他非凡的勇氣和力量，讓他藐視如煙似幻的南京，當然也藐視南京紫禁城裏那個文質彬彬的玉面小生。

元朝的皇宮裏，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子朱棣。他與皇位之間的關係，似乎已隱隱地注定。

(四)

建文元年（公元一三九九年），蟄伏已久的朱棣終於走出燕王府，誓師起兵，南下討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進。

這場決定王朝未來命運的戰爭，史稱：「靖難之役」。

三年後，朱棣率領軍隊衝入南京紫禁城的時候，朱允炆去向不明，從此在歷史中消失，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硝煙尚未散盡，朱棣的屁股，已在龍椅上緩緩坐定。

永樂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一個歷史學家大書特書的時

型◀南京紫禁城又稱為明故宮，圖為其局部模型資料圖片



城與人的美好故事

陳芳



安徒生《誰是最幸運的》的小故事可愛純真，看了這個故事，不意接着讀到純真可愛的《香港·人》（羅國

洪、朱少璋主編，匯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七月出版）一書，這書由二十七位香港作家每人鍛鑄一篇作品而成。樊善標欲繪母親肖像，這幅肖像終歸「不肖」，雖這麼說，總算得上是「母親既肖又不肖的畫像」。文中，時間線軸結合不同時期父母一起生活的畫圖。先是父親經營藥材店，繼而業主收回店舖而結業，到了最後突然中風，送院不治；母親與父親的生活先是各自以家和以店為中心，轉而重合於家中，時生摩擦，到最後家中僅餘母親獨居。似乎是經過冷靜觀察寫成的文字，卻生動吸引。黎翠華以母親做頭髮鏢鏢文。父親健在時，留意母親的一舉一動，母親到住家式髮型店做髮，父親也在旁鎮日「駐守」，父親病逝，母親頓成未亡人，生活的大轉折，作者輕車熟路，駕馭文字：「左流右竄的泉水狼狽奔逃，跌落深淵，再出現，是山下一個平靜的湖，經歷許多沖擊之後的平靜，風來時才能興起一點點的波瀾。」最後，母親不辭山長水遠，仍堅持從新界粉嶺到

港島東，到吳太太那裏做頭髮。這個空間，鋪墊着昔日時光的重重光影，母親「身處其中，忘了是何年何月，間中抬眼瞄一瞄鏡子，以為還看到坐在沙發裏讀報的父親」，這真是筆波瀾不驚，讓人一瞬間瞧見生活的紋理。

本書可說以「寫實人物」為主，邱心（陳潔儀）的文章則虛實交織。文中鬧市中所見的真腳道人，奇裝異服，真幻莫辨，連敘述人「我」和和水這一對母女，也富有「虛構人物」的靈動傳神。這麼一面鬧市行走，一面深刻思考，是一頓耐人尋味的畫稿。

本書所描寫的對象滿滿當當，包括畫家林風眠（鄭恆恆文），文人兼學者小思（朱少璋文）、也斯（王璞文），填詞人林夕（朱耀偉文），歌星梅艷芳（劉偉成文），球王姚卓然（潘步釗文）等，以上人物，都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並為香港做出貢獻。鄭恆恆《林風眠的痛苦》約莫一千六百字，簡勁有力。畫家留法，曾在上海、杭州生活，一九七七年移居香港，直到一九九一年逝世。居港十多年，林先生以賣畫為生，重繪舊作以外，展開「人生百態」組畫的創作。林先生「藝術作品的美和力，最終收結於苦難同情之中，畫出了崇高而真誠的句點」。讀至此，城與人的親

港島東，到吳太太那裏做頭髮。這個空間，鋪墊着昔日時光的重重光影，母親「身處其中，忘了是何年何月，間中抬眼瞄一瞄鏡子，以為還看到坐在沙發裏讀報的父親」，這真是筆波瀾不驚，讓人一瞬間瞧見生活的紋理。

本書可說以「寫實人物」為主，邱心（陳潔儀）的文章則虛實交織。文中鬧市中所見的真腳道人，奇裝異服，真幻莫辨，連敘述人「我」和和水這一對母女，也富有「虛構人物」的靈動傳神。這麼一面鬧市行走，一面深刻思考，是一頓耐人尋味的畫稿。

本書所描寫的對象滿滿當當，包括畫家林風眠（鄭恆恆文），文人兼學者小思（朱少璋文）、也斯（王璞文），填詞人林夕（朱耀偉文），歌星梅艷芳（劉偉成文），球王姚卓然（潘步釗文）等，以上人物，都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並為香港做出貢獻。鄭恆恆《林風眠的痛苦》約莫一千六百字，簡勁有力。畫家留法，曾在上海、杭州生活，一九七七年移居香港，直到一九九一年逝世。居港十多年，林先生以賣畫為生，重繪舊作以外，展開「人生百態」組畫的創作。林先生「藝術作品的美和力，最終收結於苦難同情之中，畫出了崇高而真誠的句點」。讀至此，城與人的親

代。

歷史，在他的手裏拐彎。

他上台後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有：

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下詔改北平為北京；
永樂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遣鄭和出使西洋諸國；
永樂四年（公元一四〇六年）：下詔永樂五年營建北京宮殿，分遣宋禮等採木燒磚，命泰寧侯陳瑄總其事；
永樂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修《永樂大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

在北京營建新皇宮的原因，《明太宗實錄》裏沒着一字，以至於清朝康熙皇帝曾經不無挖苦地說：「朕遍覽明代《實錄》，未錄實事，即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字。」

蒙古人退出大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元末起義軍控制了大運河，使元朝廷徵集的江南稅米長期無法運達北京。但退走高原後，蒙古人仍盤踞在高原上，隨時準備俯衝下來。朱棣決定都北京，控制北方胡虜，當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朱棣一生五次親征蒙古，這樣的壯舉，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此前漢武帝、唐太宗征討漠北，都不是親征，而只是在宮裏裏發號施令。如此遠距離作戰，使他必然常駐北京，北京，這座蒙古人的大都，也必將成為施展朱棣戰略謀略的絕佳舞台。

當然，朱棣也不喜歡南京這座城。這座由父親朱元璋幾經猶豫之後選定的都城，雖依傍帝國的經濟中心、富庶之地，但它太小、太秀、太陰柔，容不下朱棣的野心。煙雨江南、吳儂軟語，那麼容易瓦解一個帝王的意志，使他成爲一個偏安一隅的井底之蛙，在朱棣的心底，更想作唐太宗那樣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級帝王，而北京這座城，雖遠不如南京繁華，卻是北方天際線下一座「衆多民族雜居」、「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國際性大都市」（〔日〕檀上寬：《永樂帝——華夷秩序的完成》，第二一〇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況且，他也不願在前兩位皇帝的陰影之下亦步亦趨，他要塑造一個全新的帝國——一個超越「華夷」的共同體、一個「四方來朝」的盛世，那才堪稱真正的「天下」，日本著名亞洲史學者宮崎市定先生說：「（朱棣）試圖重建元朝那樣的東亞共同體」（〔日〕宮崎市定：《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冊，第一〇七九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歷史，必須由他開創。

（未完待續）



▲《香港·人》是多位本地作家的力作

作者供圖切之感油然而生。多麼美好的香江小城，多麼美好的生命烙印。安徒生藉風兒說的話一點不差：每個人都有份，並且每個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玫瑰的馨香美好，屬於每個生命，每個生命都可親可敬。

本書作者，大部分筆耕經年，都交出了可喜的寫作成績，而匯智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特地出版此書，的確是獻給城與人的美好故事。

附記：《香港·人》其他作者，包括王良和、可洛、林浩光、梁科慶、黃志華、陳德錦、麥華嵩、麥樹堅、游欣妮、鍾玲、鄭健行、鄭雙子和羅貴祥等。